

向晚里的男孩

葛亚夫

风调皮捣蛋折腾一天，终于累了，老实了，拉着晚归的羊的尾巴，向村庄跑。

太阳也不严厉了，红彤彤地扶着树，像村里喝醉酒的男人，随时都会栽倒。细细碎碎的喊声在飘荡，是母亲的，玩耍的孩子随口应着，和细碎的喊声一起，满村庄游荡起来……

天要黑了，到了回家的时间。拴在树桩上的羊，打着转，拖着长长的哭腔，叫。男孩解开绳结的，被羊拉个趔趄。男孩骂一声，并不追赶，他知道羊会跑回家，比他还记得家。

男孩吹着口哨往家走，饭菜的香味惹得他肚子叽里咕噜地叫。男孩吸溜下鼻子，加快脚步。太阳只剩下半边脸，男孩想起父亲那次醉酒，就是这样趴在壕沟沿上。男孩忍不住笑起来，叉着腰，向夕阳伸出手：我拉你上来吧！酒鬼。

鸡围着树咯嗒咯嗒，扑棱着翅膀飞上树梢。男孩不明白，鸡怎么能在树上睡觉？还不会摔下来？他在床上睡还经常掉下去！他在树下站住，看树上的鸡。它们好像还没找到自己的床，上蹦下窜。男孩赶紧跑了，他不用担心鸡掉下来砸着他，他怕它们“吧唧”拉一坨屎。

村庄屋脊上高低参差的烟囱，老人的旱烟袋一样，冒出黑乎乎的炊烟。

老师说他的鼻子像烟囱，男孩想不明白？他又不敢对老师说，烟囱里的烟是黑的，但他的鼻涕是白的！要干净得多！男孩站住，求证似的使劲哼鼻子。两行鼻涕挂在他食指和拇指上，他凑到眼

前看——黑的？怎么变黑了？！

男孩脚步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他抬起头，太阳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已有几颗星星跑出来，一点也不像书上说得那样，会眨眼睛。男孩觉得它们像小鸡崽的眼睛，但小鸡崽是不会眨眼睛的！男孩想到那不见了的太阳，觉得它很像家里的老母鸡下的蛋。现在，或许也被老母鸡衔进了鸡窝里，用翅膀盖住，要孵化出小鸡来。

男孩抬头望天，星星更多了。男孩点点头，星星都是老母鸡孵化出的鸡崽，那只最大的月亮，一定是太阳那个蛋孵化出的。夜色更黑了，男孩隐约感觉有双更大的翅膀，在覆盖着自己。男孩加快速度，向家冲去。

门锁着。父母干活还没回来，只有提前跑回来的羊，咩咩叫着迎向他，用脖子蹭男孩的腿。男孩抚摸着羊的角，然后脖子。男孩站累了，就靠着门坐下，把羊拉到怀里，抱着羊的脖子。男孩忽然感觉到冷。男孩闭上眼，对羊说，睁开眼爸妈就回来了。

男孩睁开眼——没有！男孩闭上眼，从1数到3，猛地睁眼——还没有！男孩又闭上眼，从1数到3，又猛地睁开……不知什么时候，男孩闭上眼，没数到3，就抱着羊睡着了。

父母回到家，已很晚，只有羊冲他们娇嗔地叫。母亲看见男孩抱着羊睡了，想把男孩的手拿开，男孩攥得更紧了。母亲忽地停下手，她看见一个月亮从男孩眼里跑出来——

不！那是一颗眼泪，眼泪里正蜷缩睡着一颗小月亮。

虚室生白

叶轻驰

虚室生白，这话出自《庄子》。

能喜欢这句话的人，大概已经有了入秋的心境。所有过往，皆为序章，轻轻放下过去，眼光投向未来，由满而入虚。于是，空而后生，这就是虚室生白之意。只不过，要懂得空虚之贵，免不了先得在红尘俗世中摸爬滚打，于浮浮沉沉之间，才能由衷得喜欢上这句话。

青葱岁月里，大多是趋满的。如春，如夏，喜欢用一身青翠，将自己打扮得葱葱茏茏。理想与感情，鲜嫩如春，热烈如夏。巴不得连每一日的时光，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对于空，对于虚，则避之唯恐不及。

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了虚的可贵？

当一个人有了阅历后，渐渐有了一双洞

悉世情的眼睛。此时，再回顾自己的生活，难免于满满当当之间，渐感累赘。删繁就简之余，人恍然惊觉，过往的日子里，在可有可无的人与事上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如今前路漫漫，寸步难行。

通过虚室生白这话，庄子想说的是，生止于满，而源于虚。

正如一棵树，经历了春的初生，夏的繁华，于满满当当之时，也就此停下生长的脚步，由满入虚，直至下一个年轮的开始。秋冬的萧条，由满而入空。而这样的空与虚，才能为来年的生腾出空间。

一个人，亦是如此。到了一定的岁数，如果日子还是过得满满当当的，往往便再难寸进，于人生路上止步不前。此时，便要学会割舍。过往的种种，皆为明日的序章，挥别过去，重新开始。在这样的超脱之后，才能迎来另一轮的新生。

一半圆满，一半空虚，人生便是如此。年轻时，用理想与汗水，将人生填满。而后，走到了某个阶段，便得学会割舍与挥别，腾出空间，重新容纳其它事物，在空与虚之间，让自己步入另一段旅程。

这就是虚室生白。虚，而后生。

他人眼里的天堂

吕传彬

那个“多少烟雨楼台中”的南朝，曾出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少年上山去砍柴，路旁有童子下棋，于是，驻足围观。观战后，拾起砍柴的斧子时，斧柄已烂；走到村头，见村庄早破落，人已老两代。

这便是“烂柯”一词的由来。

少年离开村子还不到半天，家人老的老去，走的走了，而他依然存着早上出门时的印象。

很荒唐吧？不然。

当你走在京都的大街上寻找价廉而舒适的民宿时，会觉得眼熟，

横是笔直，竖为坚挺，一条，二条……空海和尚等遣唐使们把设计图藏在裤裆里带回来已经过去了千年，昔日的长安依然清晰在眼前。而自古以来祖宗们习惯于将吃剩下的晚饭，于第二天一大早又煮成泡饭（在奈良叫“茶粥”），如今也还保持着原汁原味。想吃一碗，可以在宾馆里尝到，味道并不怎么样，不过，价钱会让你还没下匙就先就咂舌喊贵。

似乎早已过去，却如照相底片那样留在了记忆里。比如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和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就用这记忆审视了他们都曾去过的苏州和杭州。

苏杭，江南人的自豪，不仅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而且只要屁股撇一撇就能到达；反之，天堂呢？

那么，那两个“他人”眼里的苏杭究竟如何？

早就知杭州是个好去处，没料到如入梦境的美丽，小林写道：碧蓝蓝的是天空，微波粼粼的是湖面，柳烟之处：白堤和苏堤。盛开的白玉兰，犹如燃烧着的海洋。环抱着西湖的山间春霞暖碛，隐隐的寺院和雷峰塔顶放出了佛光。

小林如此陶醉，芥川龙之介插嘴：

西湖确实美，那是诗画里的美，走过千年依然美，就好像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一般，富有过分的纤细，对饱览了自然风光的其他地方的文人来说可以一睹；然而，无须再睹：如此东方式的景观，到了近代西湖边上怎么多出了几幢西洋小楼？就好像美人身上趴着几只臭虫，恶心。

不无惋惜之情。

“他人”们评价西湖用的是全景拍摄；而给苏州拍出了各自的特写，一张寒山寺、一张“狮子林”。

拍了寒山寺，还写下了到此一游的所感——“无聊而颓废”的，是芥川。



垂钓（漫画） 杨树山 作

起初我以为他忘了戴眼镜，相机也可能被污垢蒙尘了。但是，一查史料，才发现如今的寒山寺已非佛光禅风的古刹，芥川去的时候是新庙。

因寒山、拾得两个和尚而得名的寒山寺，始建于南北朝，此后，毁了建，建了毁，有过无数次战火的洗浴，最近一次竟是太平天国，烧得精光后一直荒芜着。到了清末武人程德全出于好心再建，用的是军人的操练口令：立正（寺庙完成），稍息（庭院摆平），阔步走（披上军服色彩）。

哎，在唐诗宋词里浸染，自己写的古诗并不输给中原人的芥川眼里的寒山寺，应该是《枫桥夜泊》里钟声悠远而连绵的氛围啊。

再说小林秀雄的特写照“狮子林”吧。若说“烂柯”少年的记忆是早上出门砍柴时的情景，而“有着一双审美之眼（白洲正子语）”的小林便只是南宗画派和京都“龙安寺”的记忆了。“以意、文、诗、书入画”是南宗画派的宗旨，不在豪华，不在堆砌，疏淡有致即行。

冲着“狮子林”出自南宗画派之一的倪云林的手笔而来的小林，眼前的庭院让他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尽是些奇奇怪怪、不伦不类的岩石景观的堆积，非自然非人工。庭院的所有者仅仅是享乐主义，而非艺术的爱好吧？虽然建得讲究，却显得傻乎乎，小林这样留言。

百度上说，如今的狮子林早非倪云林，也非乾隆皇上下江南时的风光。上海某颜料商（贝聿铭的叔祖父）购得狮子林之后，便新增了不少采用水泥、钢筋、彩色玻璃等近代建筑材料再建的景点，志在打造一座东方迪斯尼；而小林期待看到的则是一幅“写胸中逸气（倪瓒语）”的山水画而已。

两个少年，不，两个“他人”眼里映现的“天堂”，是“烂柯效应”引起的吧？

